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章 異夢示兆

話說那個長工，眼見達空各種舉動，幫也不能幫他，攔也不能攔他，除去著急以外，簡直是無所措手。此時見官役人等都走了，這才趕上前去救護。達空緩過這一口氣來，便放聲大哭道：「師父，我救不了你，還要這性命何用，不如跟著你老人家，一路走罷。」說著，便要撞頭尋死。長工一邊用著全副氣力，將他扯住，一邊說道：「那可使得不得，你要一死，老師父身後的事，何人去辦？再者，昨天囑咐你的話，難道便都忘記了麼？你要打算對得住他，那可不是死的事情。」達空一聽，這才不撞頭了，卻又呼天搶地的痛哭不已。長工道：「不要哭了，快著趕到法場上去，或者還能見得老師父一眼。」可憐達空此際是週身亂抖，哪裡還能走得上路來，由長工架著他，向前掙扎，就好像拖著個死人一樣。後來長工架不動了，達空便倒在地下，弄得衣服跟臉上都是泥土，看見的人，全止不住的傷心歎息。幸虧遇上了一輛街車，這才僱了，趕到法場上去。及至相臨已近。早見當差的人役大聲吆喝，正在彈壓那些看熱鬧的人。護決的兵丁，已是團團圍住。長工曉得正在行刑，回想老和尚平日待他的好處，心中也透著發慘，便悄悄地告訴車夫，叫他慢慢著向前趕。再回頭看達空時，竟自在車廂中昏過去了。但見工夫不大，縣官已經起轎，所有兵丁人役也都跟著走了，看熱鬧的人，差不多也都紛然四散，只剩下刑場上血濺屍橫，慘狀不堪寓目。可歎熙智跟蔡屠戶，無端橫禍，身被極刑，已是雙雙的作了枉死之鬼，從此人天永隔，抱恨無窮，一瞑不能復視的了。當時還有一件怪事，就是有幾個人，把門板繩槓等物，將一個在此得了急症的人，剛剛的抬走，原來那個得急症的，不是別人，就是保甲局的局勇白慶，他因為曉得花牌樓案中的罪犯在今天處斬，所以趕到法場上，要看看蔡屠戶怎樣挨刀。不料行刑已畢，他忽然跌倒在地，不省人事，從口中流出許多的白沫。少時甦醒過來，已是神智失常，見神見鬼的，說了無數謔語。跟他同來的人無計奈何，這才僱人把他抬回家去。據說以後不曾起牀，便從此一命嗚呼。這也可算是當初生心害人的報應，此事表過不提。

單說那刑場上，離著屍身不遠，跪著一個婦人，跟一個小孩子，哀哀的痛哭，口中還數數落落的，那便是蔡屠戶的渾家李氏，跟小吉祥兒了。旁邊站著個男人，眼中也止不住的落淚，那個便是李剛。他瞧著死的，看著活的，一時心痛如割，不用說往後的事情不好辦，就是眼前這一局，因為手內無錢，也苦於無法擺佈。所以又是難受，又是著急。也顧不得去勸他姐姐，幸虧在這束手無策的時候，已經有瞭解救。原來那個長工在大慈寺傭工多年，很能擔當，他自己心裡一打算，覺著眼前該辦的事，刻不容緩，莫若自己作主意，不必等著達空了。

再說，滿讓他甦醒過來，也只有哭的份兒，事情還得自己辦，那又何必等著呢。因此便走向前來，跟李剛一商量，叫他留在屍場照料著，自己先將達空送回去，回來便料理一切。李剛聽了，自是連連答應。當下那長工便將昏迷不醒的達空，暫時送回店中靜養。隨即到街上，買了兩具棺木以及衣衾等物，叫過半天到大慈寺去拿錢。再僱了木匠槓夫，並一個能縫屍首的，一同來到刑場。收殮之事無須細表。諸事辦妥以後，長工便托李剛同著他姐姐外甥，先把這兩口靈柩押送回去，自己還得照應達空，好一同回廟。那時李氏跟李剛，對於長工都是千恩萬謝，說不盡的滿心感激，自然是一諾無辭，登時照辦。單說長工回到店裡看時，只見達空依然昏昏沉沉，不省人事，恐其再用車拉回去途中，不免顛簸，使用了一個大筐籠，鋪上被褥，僱人抬著走，這也算是格外謹慎。及至到了廟裡，安置好後，已經入夜，老和尚的靈柩早停放在禪堂以內。蔡屠戶的棺木，因為李氏害怕，不敢停在家中，已送人義塚安厝了。李剛見著長工，交代了幾句話，也就告辭而去。其餘廟裡的傭人，見老師父含冤而死，小師父尚在昏迷，想到這場意外的風波，也都跟著傷心難受。只有那個長工，因為最後的事情，全是他親眼目睹的，所以比著別人，尤其覺得分外的悲愴。死後不可復生，姑且不必說了，現在最懸心的，就是經過這長久的時間，任憑怎麼呼喚，達空只是還醒不過來，此事煞覺可慮，看來像失去魂魄的樣子，就算請了醫生來，也未必能夠診治，那便如何是好。

在這愁煩的時候，猛然心中一動，暗自想道：「我何不在老師父的靈前禱告禱告呢？或者能有個感應，也未可知。他想到這裡，更不怠慢，立時便到靈柩前，焚香行禮，心中默默地祝念了一番。說也奇怪，他方才通誠已畢，站起身形，便聽得達空在屋中忽然很悲慘的喊了一聲師父。長工是又驚又喜，趕忙過去看時，只見達空已是坐了起來，嗚嗚咽咽的在哭著。一見了長工，便道：「我方才見著師父了！」長工聽了一愣，便皺著眉道：「你還是沒有醒明白罷。這話卻是從何說起？」達空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是夢見他老人家了，那神氣，還跟從前一樣，叫我不必過於悲苦，說目下雖遭陷害，將來自有伸冤雪恨之日。並且囑咐我，叫到王頌周王大人府上去一趟，求他作個證見，到了將來，自能得著他的力量。我聽了這些話，再要問個明白時，卻被他老人家在背上擊了一掌道：牢記在心，休得多問。我便醒了。」長工聽罷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可見活著為人，死後為神，這話是再也不錯的。就是你昏迷了這麼半天，幾乎沒有把我愁壞，還虧得在他老人家靈前禱告了一番，才得還醒的呢。既是這樣有靈有聖，足見那個夢是不可不信的了。

或者他老人家，還要給王大人托夢去，也未可知。」說著，又連連歎息。

本書寫到這裡，著者要補充幾句。就是說到夢境，似乎有些荒誕離奇，難免有人譏評，是在那裡說夢話。殊不知宇宙之大，不可思議的事情盡多，豈能盡以常理來揣測。就以大聖孔子來說，尚說鬼神之為德，其頓矣乎。像我輩碌碌庸人，又何能予智自雄，一筆抹倒。現在姑以夢境來說罷，則夢賚良弼，載諸書經。妖夢是踐，見於左傳。足見國家的興衰，戰事的勝負，有時尚以一夢為之先兆。古籍昭垂，詎得斥為誣妄。再者關於個人的休咎，就是談到現在，也有預先形諸寤寐，後來居然信而有徵的，何況含冤而死，精靈不昧，在理上本是可通的呢。話休煩絮，且說正文。

當下長工又把自己辦理一切善後的事情，全都敘述出來，說的是一片傷心，聽的是不住落淚。達空沒有容他把話講完，早已趕到師父靈前，伏地大哭，號啕不已。長工死說活說，好容易方才把他勸住。可憐達空從早晨到夜裡，整整一天的工夫，水米還不曾沾牙。長工又苦苦相勸，這才喝了一點稀粥。

當天晚上，達空便守在師父靈柩前過夜，如同書香人家，遵守古禮，寢苦枕塊似的。長工見他眼淚不曾乾，知道攔阻不住，便也不去多說。到得第二天早晨，太陽剛一上來，達空便依著師父夢中的指示，一秉虔心，離廟前往找那位王大人。

再說那位王大人，單名一個鎬字，號叫頌周，是個兩榜出身，曆官中外，後來做到了臬司。那時他年紀還不到五旬，將來是可大有為的，無奈體弱多病，不勝煩劇，並且性情淡泊，把功名利祿看得平常，深恐將來隕越貽羞，反為不美，因此便自行退歸林下了。從來作官的，一經到了晚年，差不多都好講究參禪悟道，作些出身世外之想。這位王大人，亦自未能免俗，也落了這個窠臼，所以那些名山古剎，時常有他的蹤跡。講到大慈寺，他也是來過多次的，夙日跟熙智，雖非方外至交，但是見面時，也很能說到一處。就是達空，因為常在左右伺候，跟這位王大人也是很熟的。當花牌樓出了凶殺案，把熙智拿去的消息，傳到王頌周的耳中，他就很不以為然，在背地裡說道：「這件案子，眼見是辦錯了。那熙智雖非得道高僧，然而平易近人，決不至作出殺人之事，這是我敢下斷語的。怎麼竟會把他拿去了呢？可惜我懶於酬酢，跟官場聲氣久疏，不然的時節，倒不妨替他剖析剖析。」當時王頌周這麼說了一說，也就罷了，並不曾把這件事情十分地掛在心上。在他本以為真假虛實，自有公論，將來一經審訊，不難水落石出，至多不過押禁些日子，受一點縲紲之苦，難道還能有什麼意外嗎。誰知凡事一入公門，結果殊難預測，猛然這一天，聽到了熙智明正典刑的消息，王頌周大大的吃了一驚，心中很覺得感歎。及至一打聽，方知是制台作主，交給首縣去辦的。不禁皺眉道：「我看沈制台未免太任性了，就算情真罪當，難道就等不到秋後麼，何況這件案子，從根本上說，就有疑問呢。不過死的已經死了，任有天大的冤屈，總是返魂無術。足見置身官場，造孽是很容易的。像我這樣激流勇退，自問實在不曾作錯。」他感慨之餘，又不由得連連歎息。就在那一天，飲食都少進了好些，心中總覺悶悶不樂。一直到得夜中就寢，兀自把這件事起落心頭，盤旋腦

底，總覺得拋撇不下，因此輾轉反側的，將至三更，和衣朦朧睡去。恍惚之際，忽見一人站在面前，喊了一聲王大人。留神看時，正是大慈寺的方丈熙智，只見他面容黯澹愁慘，跟往日的景象大不相同，淒淒惻惻地站在那裡，把一種欲有所求的眼光，凝望著自己，像是有多少要說的話，還不曾吐露出來。王頌周大吃一驚，便想到已經死了的，何以竟能晤面。不過心裡頭是迷迷糊糊的，似乎並不怎樣害怕，便道：「你不是遭了意外的官司，聽說已然沒了命嗎？怎麼又會來到我這裡？」只見熙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話是不錯的，小僧已遭胡得勝陷害，死於非命。不過天理昭彰，將來自有申冤雪枉之日，屆時還求王大人念其往日之情，從中多多的為力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自感激不盡。」王頌周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只要是我力之所及，當然要主張公道的，但不知你所說的昭雪那日，應在何時？」熙智道：「未來之事，難於泄漏。我有兩句話，請大人記取，到得將來，自有應驗。」他說到這裡，便鄭重其事的念出八個字來道：「天降大雪，穆如清風。」念畢，又慘然說道：「等到那時候，小僧的冤屈，便可昭然大白於世了。」當時王頌周在恍恍之際，聽了這個啞謎，也一樣的感到煩悶，便問道：「這兩句話，究竟是怎樣一個解說呢？」熙智聽了，很嚴肅的說道：「王大人，你請看！」他說著，用手向上一指，王頌周抬頭看時，只見一輪光華燦爛的紅日照在當空，卻飄飄揚揚地落下滿天的大雪。正在心中詫異，又聽得熙智一陣苦笑。

回頭看時，真也奇怪，但見那雪片落在熙智的臉上，彷彿有一種奇異的光彩，立時把他那黯澹愁慘之氣，一掃而空，現出往日豐腴的樣子來。王頌周此時不禁脫口呼道：「怪哉！」不料這兩個字方才出口，只覺得冷汗淋身，頭髮直豎，原來卻是南柯一夢。自己定了一定神，心裡頭又是感慨，又是驚悸，暗自想道，慢說鬼神無憑，看來這個夢，恰是有些異樣，因為不但清楚，有如白晝晤面的一般，並且留下的兩句讖語，也大大地耐人尋味，那「穆如清風」一句，原是詩經上的；但所謂「天降大雪」，卻又作何解說呢？莫非是寓著昭雪之意，將來這場冤枉官司，還有平反的日子嗎？不過制軍作主辦的，力量是太大了，往後縱有個風吹草動，誰還敢去多說話呢？看來所謂平反，只怕有些不易了。但是既然有此奇夢，事情也難以預料，不妨暫時悶在胸中，留等日後驗證罷。那王頌周翻來覆去的想著，簡直就不能再行睡去。及至清晨起來，洗漱已畢，便到外書房內，行他那靜坐的工夫，原來這是每日如此的，因為這種修養，於身心都是有益的。正當他閉目凝神，慢慢數著呼吸的時候，忽然心靈上感覺到外邊有人，想要進來，卻又不能進來。王頌周睜開眼睛，隔著窗子一看，果然見有個家人，正在趑趄不前的徘徊著，便問道：「可是有什麼事情麼？」家人一聽，登時走了進來，垂著手，先應了一聲是，然後慢慢的說道：「現在有大慈寺的達空，前來求見。命他暫候，他卻眼淚汪汪的，再三求著趕快的給他回一回。因見大人正在靜坐，所以不敢冒昧進來。」當時王頌周聽了，不由得心裡一跳，這是因為昨夜之夢，他始終不曾忘懷。此時一聽見達空到來，便似預先得了一種暗示，知道今天徒弟的求見，跟昨夜師父的托夢，其中確是有連帶關係的。隨向家人吩咐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

家人答應一聲，退了去。工夫不大，便將達空引到書房內。

達空一見了王頌周的面，忙著口呼大人，跪倒在地。他本來很曉得，在作官的府第裡，是不便啼哭的，無奈悲從中來，哪裡遏止得住，大人兩個字剛一出口，聲音已是酸哽異常，底下的話還不曾說出，早就淚如泉湧了。王頌週一見，也著實有些感動，便立起身來，向前走了兩步道：「你不要這樣，有什麼話，可慢慢的說。」隨又喚了一聲道：「你師父這場事，真乃出人意料之外。別說是你，連我都很難過啊。」說到這裡，便用手將達空拉了一把。達空站了起來，拭淚說道：「是我一時昏憤，忘了忌諱，請大人不要見怪才好。」王頌周道：「此正見你性情純篤，實有過人的地方，何怪之有。」說著，自己先行坐下，也命達空就座。達空口稱不敢，還是站在那裡。王頌周道：「現有許多的話要說，並非一言半句，豈有立談的道理。」

你只依了我的話，不必拘束。」達空聽了，這才告罪就座。

當時王頌周沒容達空開口，便先問道：「你師父遭此大難，到底是怎麼一段情由。我雖曾聽得人說，但一來不大清楚，二來也怕靠不住。你可從實道來，不要存隱諱。」達空連連稱是，這才含悲忍痛的，將以往情由一一敘出，足說了半天，方得住口。王頌周拈著鬚鬚說道：「你這話可都是實情，並不會有掩飾的地方麼？」達空一聽，趕忙站起來說道：「大人請想，我師父已經傷了命，總再作欺人之談，尚復有何用處。」王頌周點了一點頭，揮手命他坐下，然後說道：「如此講來，這罪魁禍首，只是胡得勝一人了。就是沈制軍，也算受了他的蒙蔽。」

達空應了一聲是。這時王頌周，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，用手向案上一拍道：「是了是了，無怪你師父在夢中相告，說是受了胡得勝的陷害，足見是一靈不昧，仇怨明和的了。」達空聽了這個話，不由得又驚訝，又是感動，忙問道：「莫非說我師父也曾經大人托夢了麼？」王頌周點點頭，說道不錯。達空聽至此處，把兩隻眼睛睜得挺大，急於要知道一個詳細。卻不料王頌周把這兩個字出口之後，底下卻接著說道：「這話須要慢慢的講，你先不用忙。據我看，你來到這裡，大概也是得了什麼警兆了罷？這是從你的神氣，我推測想像出來的。」達空被這麼一問，不禁淚如雨下，忙又跪倒在地，哭著說道：「昨夜裡，我也夢見了我師父，曾經再三囑咐，命我叩求大人作主的。」王頌週一聽，覺得兩夢符合，自是格外不錯，便先叫達空起來，然後說道：「你師父是已經死了，譬如墮地之甌，不能再整，可叫我怎樣作主呢？」達空道：「據我師父夢中相示，說此時雖遭陷害，將來自有伸冤雪枉之日，一俟機會到來，請大人主張公道，作個證見。此外還有仰仗鼎力的地方，想這樣死後的請求，真是從來未有，大人還能夠不慨然允許麼？」他說到這裡，早又流下淚來。王頌周聽罷，長歎了一聲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確是與我夢中所聞互相一致了，這豈不是一件異事麼？」達空便又動問所夢究是如何？王頌周這才把夢中的情景，詳細的述了一遍。達空道：「據我師父告訴大人的，對於未來之事，雖然沒有說明，但總是隱隱約約，暗為指點，看那天降大雪、穆如清風的兩句話，其中一定含著玄機，將來自有應驗的那一天。不過我師父怕大人以為夢寐之事，不足為憑，所以又命我登門叩求。如今兩夢相符，想大人也不肯視為虛妄了。」達空說到這裡，兩眼懸懸的望著，那一種懇求的意思，已是溢於顏色。

王頌周也很領略他的神氣，便道：「你放心罷，這事我並無拒絕之意。因為在夢中，我已經許允了你師父。對於死後的人，難道還能反悔麼？不過機會還沒有到，一時也無從為力，看來這件事，眼前只能心中藏之，以有待罷。」達空口中答應著，卻又略作沉吟，繼而向王頌周說道：「大人吩咐的很是。」

但我還有一點意思，不知說得麼？」王頌周道：「你有話只管說來，何必如此。」達空道：「我師父給大人托夢，指點未來之事，據我的愚見，這是要留下一種奇妙的證據，好表明自己冤屈，事到將來，一定自有用處。不過夢是漂渺虛無，不能留下痕跡的。假如隔上三年兩載，一旦機會到來，大人縱肯追念前情，述說當日的夢境，然而難保聽的人，以為是臨時捏造的。」

那時我師父死後的一番苦心，豈不付於流水。所以我不揣冒昧，打算恭請大人用筆墨記下這件事，往後用得著時，不費口舌之功，可以伸手拿出，作個憑信，顯示見昨事由前定，並不是信口可以雌黃的。那時無論是誰，當然是不能不信了。」王頌周剛聽到此處，不禁跌足說道：「妙極了！難為你小小年紀，居然能涉想及此，這篇文字，我一定是著筆的。」說著，撚鬚微笑，很有一種得意的顏色，流露面上。原來這位王大人，不但兩榜出身，是個八股名家，並且還嗜好古文，揣摩之餘，也常常的動筆，自以為是馬班復生，歐蘇再世。現在達空這麼一說，像是給他提了個醒兒，既然有此好題目，便不愁沒有好文字，真乃是相得益彰，那還有個不得意的嗎。達空見他一口應允，並且還誇獎自己，當即深深道謝，卻不曉得這個主張，正觸了他的嗜好，所以才能夠如斯響應呢。

王頌周又對達空說道：「我既然要動筆，便事不宜遲。因為作文好，全憑的是興會，非即時抓住不可的。你就在這裡等著，少時便可以脫稿。」達空見這位王大人，居然如此賣氣力，可以說是求之不得，自然連連的答應著。王頌周便把門房喚將上來，吩咐先把達空陪下去，好生款待。剩下自己一個人，好運動文思。達空去後，他便濡毫伸紙，仿照古文紀事的筆法，作了一篇異夢記，其中敘這案子及自己的夢境，俱用據事直書之例，不加一字可否。至說案情的冤抑，卻又入在達空口氣裡，全與自己無干。真乃伸縮自如，立言得體。至於文字的精悍空靈，也很合古人的遺法。作完以後，很是高興，便半真半草的，另謄在一張宣紙上，紀了

年月日子，然後又蓋上圖章。看天氣時，卻還不曾到晌午，便再把達空喚進來，叫他看了，有不懂得的地方，還為他解說。達空自然感激得五體投地。

王頌周又說道：「雖然預先有了紀載，然而還要提防人疑為倒填年月，臨時現寫的。所以據我看，最好請出幾個人來，大家傳觀一下子，然後由每人署上一個名，就如同公證人一樣。這麼一辦，方才毫無滲漏。」達空聽了，忙道：「大人肯於這樣分心，真乃求之不得。」當下王頌周便派了一名家人，持著自己的名帖，去請時常往還的幾位親友。試想他是個兩榜出身，坐過司道大員，那些親友，少說也是縉紳一流人物。工夫不見甚大，便都陸續到了。王頌周說明了相邀之意，又把自己的那篇文字，請大家看了。當時無不稱奇道異，並且嗟歎不止。最後說到請大家署名，眾人一想，這是件等待機會的事情，將來有用沒用，一時簡直的談不到，況且這篇文字，立言極有分寸，滿讓後來作了證據，也不至於發生什麼危險。再者就算觸怒了當道，自有執筆作文的人負責。我們署個名，不過表明瞭當時曾經看過，這還能有多大的牽涉麼。因此考慮的結果，大家便都奮筆直書，一一把姓名寫在後面。王頌周這才鄭重其事的收藏起來，並說早晚之間，還要把它裱成一個手卷，倒看看這篇異夢記將來是否有用，不致枉費心血。達空見這次請求的目的，總算圓滿達到了，不曾辜負師父夢中的囑托，這才向王頌周並那署名的縉紳，叩謝告辭而去。